

文選卷第四十九

金澤文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史論上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一首

于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于令升晉紀揔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公孫弘傳贊一首

班孟堅

翰曰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重身內人之善惡命曰史論



贊曰良曰贊亦論之通稱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銑曰此三人進趣相類故連言之鴻水鳥也漸進也言鴻鳥能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此三人皆有大材如鴻鳥之羽翼然皆初困俗人所薄燕雀小鳥喻俗人也

善曰李奇漢書注云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遠迹羊豕

之閒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向曰公孫弘牧羊海上徵賢良對策擢第拜博士遷丞相卜式牧羊

以家財助邊上拜中郎遷御史大夫言皆屈高遠之迹以牧羊豕也時謂徵賢良時此位則丞相大夫也善曰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羊海上四十餘

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

中郎遷御史大夫章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

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

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濟曰是時武帝時也四夷四方之夷也賓服也制度禮法也闕

缺也不及如前人不能及也蒲輪微隱之車枚生枚乘也主父偃上書闕下引見歎息曰何相見之晚善曰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



老邁以安車蒲輪微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君羊士恭八事為律令上書閣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響音異人並出上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告豎良曰芻牧謂羊也

拔擢皆舉用也桑弘羊洛陽賈豎子也以善心衛青奮於奴僕田善曰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人子碑

出於降虜是奮起於奴僕也衛青者取母之姓也金曰碑本匈奴休屠王

太子降漢沒入官輸黃門養馬馬肥上拜為馬監虜獲也善曰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姊子入官幸上召青為建章監

侍中又曰金曰碑本匈奴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眾降田碑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黃門養馬馬肥好上拜為馬監斯亦曩

時板築飯牛之明已銑曰曩昔也傳說代胥靡板築殷王高宗求而得之以為相審成飯牛於齊門柏公見而用之言此

數君之遇亦同之明已辭也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審成飯牛居車下望相公

悲擊牛角漢之得入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而疾故矣

善曰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史上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篤行則石建石慶良曰篤厚也厚行謂孝也



皆以去謹官至二千石  
漢書曰石奮所至直則汲黯式  
正也直

謂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嗜慾式數言郡國不便鹽鐵船有筭可罷  
善曰汲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上式言郡國不便鹽鐵船有筭可罷  
**推賢則**

**韓安國鄭當時**  
銑曰推舉也安國所推舉皆當時能士鄭當時常四郊置驛以迎天下賢士  
善曰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

**廉士賢於己者於舉壺遂臧閭至**  
**定令則趙禹張湯**  
銑曰二人共定律令又曰趙禹廢人至中大夫廢音邵  
善曰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  
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廢人至中大夫廢音邵  
善曰楚辭曰

**則東方朔枚臯**  
向曰相如與史遷同姓也滑稽猶俳諧也  
善曰楚辭曰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濟曰應對謂抗荅君上  
善曰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與

**歷數則唐都落下閎**  
良曰漢令此二人脩太初歷  
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中邑都求下

**閣與焉益部著舊傳曰閣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  
閣與焉益部著舊傳曰閣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

**協律則李延年運筭則桑弘羊**  
濟曰李延年善歌聲為協律都尉運筭



則心計也 善曰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 歌新聲為協律都尉漢書曰桑羊以心計為侍中 奉使則張騫

蘇武 銑曰張騫使西域蘇武使匈奴並著誠 將帥則衛青霍去 節也 善曰張騫蘇武已見西征賦

病也 向曰此二人俱為漢將破匈奴有功者 受遺則霍光金甬碑 濟曰 善曰衛青霍去病已見長楊賦

病甚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鈞弋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曰臣不如光遂並受遺詔輔少主也 善曰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

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 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 讓曰碑曰臣不如光並受遺詔輔少主

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 良曰其 餘謂諸

道術者勝盡也興起也言起作功業制度後代無能及武帝也統紀纂修洪 大也繼脩大業謂脩武帝故事 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

緒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 翰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招引選擇也 茂異謂茂才異等 善曰六藝六經也漢

書武帝詔曰察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年玄成嚴彭祖 吏民茂才異等

尹更始以儒術進 銑曰蕭望之脩齊書梁丘賀善易夏侯勝理尚書韋 成脩詩嚴彭祖善春秋尹更始理穀梁氏儒術



進為基職也。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又曰梁丘長公從末房受易質入說上善之以質為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又曰韋賢修詩傳子卒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公羊春秋有顏嚴子學為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學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向曰王褒劉向以文章諫諍見幸於帝。將相則張安世。

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

濟曰張安世為車騎將軍趙充國討西羌有功封營平侯

魏相邴吉于定國皆丞相杜延年為給事並有名稱。善曰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趙充國于定國已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

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

良曰黃霸為揚州刺史王成為膠東相龔遂為渤海太守鄭弘

為淮陽相召信臣為南陽太守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尹翁歸為東海相趙廣漢為京兆尹嚴延年為涿郡太守張敞為京兆尹言此數公皆在職平直而有聲譽。善曰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又曰王成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又曰龔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渤海太守又曰翁歸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



吏民皆畏趨嚮之斷獄大獄為天下最又曰尹弇歸字子休拜東海太守比日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張已見西征賦

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翰曰次謂次於武帝時也

### 晉紀論晉武革命一首

于令升

銑曰何法盛晉書云于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晉紀論者論革魏命之事革

改也言改魏命歸於晉故史官作此論以論之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于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

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二年評論切中咸稱之善

史臣曰帝土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

向曰俟待謝序也言

帝王必待天命而後興且有代序興廢皆非人事所能致之善曰尚書曰俟天命惟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次也

文質異

時興建不同

濟曰言帝王之興或以文或以質其立不同也尚書大傳曰文質再而復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

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立朝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故古之有天士者栢皇栗陸以



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太象也

良曰柏皇栗陸上古帝王號為謂

不求其報象法也言如此之君但執淳素之大法之時乎昔者柏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

有老子曰執鴻黃世及以壹

善本作

民也

翰曰鴻黃帝也世及謂父

之心不令有二人也善曰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材子杻頸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

堯舜

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太名也

銑曰內禪不舉兵戈之事故曰文德也外禪謂行殘殺以

順大名善曰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稱以為禪代邪靈運之言

以出于此文既湯武革命應天人也

向曰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啓其昏

詳悉故具引之

易曰湯武革命順高光爭伐定功業也

濟曰高祖光武伐滅項羽王

乎云而應乎人及元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仲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

定湯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

善本有

隨時之義我大矣哉

良曰



逐運數而天下之人隨大矣哉言此義廣大不可一處者敬其事命善本

得言也善曰周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以始今帝主受命而用其終翰曰古者謂堯也事謂萬機之事

有則帝之事而禪位於晉也善曰尚書曰月正元日旁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於晉嗣王左氏傳

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狄突歎曰時事豈人事乎其天意

之微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平銑曰言終始不同豈惟人事邪乃天意也

### ○晉紀總論一首

向曰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其善惡而論之是名總論矣

于今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位銑曰雄才謂英雄也碩大

也應運謂應聖人之期運也任謂魏武為漢丞相時懿任文學掾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陶謙表記於朱儁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值魏太祖

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良曰籌謂計策也嘉善屢數也

善曰于寶晉紀曰魏武亦為承



相命高祖為文學掾

每與謀策畫多善

遂服輿軫驅馳二世

位遷驃騎大將軍兼武帝文學掾也

善曰千寶冒紀曰

性深阻有如城

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

言宣帝志性深阻如城府之深固也又能寬綽容納於物數術也徭使也言任

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

穆主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

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

卑細貌州泰先任荊州刺史裴潛從事潛每使泰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歷

充豫二州刺史艾善武而泰善文言宣王能委任之各盡其事也善曰魏志

曰鄭玄字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

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頌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州泰為從事司馬宣王

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故能西擒善本不

宣王所知歷充豫州刺史

孟達東舉公孫淵



良口孟達為金城太守公孫淵為遼東太守並據兵反俱是宣王討而平之

執也善曰于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志曰

公孫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內夷曹爽外

自立為燕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

王陵翰曰夷滅也曹爽與宣王俱受遺詔輔政爽橫恣日甚宣王奏廢之後

而降善曰于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

永寧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

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神略

楚王彪陵聞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

獨斷征伐四克銑曰神略言智如神斷決也法信云湯武相相征伐四克

法也法信曰湯武維御羣后太權在己向曰維持御使也羣后眾官也

相相征伐四克也權柄言國柄在己謂高祖也

善曰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

輔車之勢濟曰諸葛亮蜀將也節制言亮軍士有節度制法也支亦拒也

相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江氏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



是百姓與能太象始於世宗承基太祖繼業

良曰屢數也鄙亦邊

也虧闕象法也言晉之興盛大法從此始立也

禁曰世宗景帝也宣王薨以

撫軍大將軍輔政太祖文帝也世宗薨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繼業謂相繼

以成帝業者也善曰干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

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周易曰人謀鬼謀

百姓與能大象已見上文善本序世

玄豐亂內欽誕寇外

銑曰玄夏侯

宗承基太祖繼業在軍旅屢動文上亂景帝誅殺之夷三族欽文欽誕諸葛誕此二君俱為亂欽則景帝將誅而奔

吳誕則太祖斬之夷三族也

善曰干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

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勇士

築殺之李夷三族又曰楊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

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

諸葛誕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也

潛謀雖密而

在幾必兆

向曰潛謀玄豐也幾微兆見也

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

用融前列

濟曰潮浦許洛謂欽誕也震動咸皆也言皆黜異心圖謀之人

以明前帝之業也善曰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主曰不劉

克篤然後推轂鐘鄧長驅庸蜀

良曰天子遣將推轂而送鐘會

鄧艾為將征蜀破之庸蜀地名也

前烈



善曰干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蜀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

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間以外將軍三關電掃劉

禪入臣入臣謂降也善曰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

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此為三關干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觀詣壘門范曄後漢書關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

電天符善本作人事於是信矣善曰東觀漢紀耿純說上始當非

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物善曰干寶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為晉公

九錫之禮又進公爵為王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崇高

也周公代成王攝政伊尹夏賢臣輔太甲放於桐宮至於世祖遂享皇

故云權制嚴也言文帝為魏輔亦如周公伊尹也

極濟曰身當也皇極天子位也言武帝受禪遂當天子之位善曰正位

居體重言慎法其良曰王位天子立也體謂得中王之體而重其言語慎



重行言重則有仁以厚下文宅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

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同韋昭國語注曰弛廢也尚書曰寬而栗斷猶

也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銑曰言人皆歌詠思其新君也四方

帝也初受魏禪故云新君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

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志思和戰國之艱苦輯和也善曰毛詩曰

無念爾祖腹心不同公卿異議濟曰腹心謂近臣也異議謂張華王

善本納上羊祜之策以善善本善上為眾良曰征南將軍羊祜上疏請

所善善曰干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強臨吳

之危弊軍不踰時尅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宣左氏傳欒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

眾之主也從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善本作羣議而杖王杜之

決幹曰咸寧武帝年號排推也言排去荀勗賈充之議也杖持也言持任王

濟杜預之決善曰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濟上疏曰吳王



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畢諫以為不可張華曰  
汎舟汎舟之杜預亦上跡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潘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

三峽介馬桂陽

銑曰三峽山名桂陽郡名善曰左氏傳晉飢秦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

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卻克與齊侯戰于役不二時江湖善  
鞞齊侯不俟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

作湘來同

向曰役謂舉師役也三月一時江湖吳險固也來同謂並歸晉善曰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

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夷吳蜀之壘  
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降于濬毛詩曰淮夷來同也

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

濟曰夷平也壘

垣軍壘也吳蜀俱帶江山故云險塞唐堯也虞舜也舊域謂舜禹太平之域也  
班布也正朔謂歷數也八荒八方也善曰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

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識曰正朔所加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  
莫不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

同軌

良曰太康武帝年號也吳蜀平故云同文同軌善曰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

牛馬被野餘糧

棲畝行旅草舍外間

不聞

論曰餘糧棲畝謂禾稼之穗於田畝之不聞如鳥之棲宿耳舍宿也行旅草



宿間門不閉言無盜賊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尚賈直寶單車露

宿牛馬放牧追無拾遺注曰昔容片之時置餘糧於畝首桑維胡廣碑曰

餘糧棲乎畎畝毛詩曰召伯所茇毛萇曰

茇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民相遇如善本如上

親其匱

乏者取資於道路銑曰言禮義大行也資給也善曰禮記孔子曰

故

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向曰諺傳言也下無窮人謂百姓盡富

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

樂其生百世善本作之一時矣濟曰言雖未洽上古太平之風然亦

而有一時也善曰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經

武皇既崩

援神契曰天下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喻遠也

山陵未乾揚駿被誅母后廢黜良曰山陵未乾言時近也駿為太

宮黜為庶人母為惠帝母善曰漢書崔禹曰將軍墳墓未乾于寶晉紀曰

朝

永平元年誅太傅楊賜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策廢為庶人居於金墉城

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下公楚王之變門也太子太傅



孟觀譖二公欲為廢立之事楚王瑋殺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  
楚王必專權勢使董猛言於太后太后遣謁者李雲收瑋付廷尉伏誅善  
曰干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官言因譖二公欲行廢立之事趙王瑋殺  
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王必專權勢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  
李雲宣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關伯實沈之郤歲

構銑曰維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以助京室也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關伯季  
曰實沈不相穆以干戈相討言諸王兄弟歲構郤如關伯善曰毛詩曰

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關伯季  
曰實沈居曠野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關伯實沈則參商也師尹無

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向曰師尹大臣也使萬人具  
瞻之以成其貴顛仆墜落戮

殺辱汚也言惠帝朝廷日有此禍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  
善曰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瞻

免官之謠濟曰趙王倫篡位遷惠帝於金墉城易其號為太上皇時中書  
令繆播云太史星變當有免官天子也徒歌曰謠善曰臧榮

緒晉書曰惠帝永康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上  
皇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民不

見德唯亂是聞善曰人不見為德佞聞為亂善曰朝為伊周夕

左氏傳上僂曰民不見德唯亂是聞



為桀跖

論曰言朝臣貴如伊尹周公之賢方見屠戮則為夏桀盜跖之惡

善

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

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

銑曰成者為善敗者為惡實理無能明之者欲為忠直論其毀譽則

見膏於勢利之人干紀謂干犯國之綱紀言輕薄小人役姦惡之智與時政相投如夜蟲之赴火矣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惠且觀成敗光武聞告

內外混淆庶官失才

向曰混淆亂庶眾也失才失賢才

推賢讓能

名實不錯天綱

善本作解紐反錯也綱維也紐束也解束謂

失綱紀也

善曰管子曰循名而案實案實而定名名實相為情

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

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

良曰迭更也三十斤曰鈞四鈞曰石言亂人彊

者更執國政天子禁兵不得自專言岳牧輕薄不堪重任關塞之禁不如結草以攔閔人

善曰漢書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晉輔氏



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枉回而躡而顛仆李唐石冰傾之於荆楊翰曰李唐石冰二人

徵起兵為亂善曰干寶晉惠紀曰蜀賊李冰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

州刺史蘇峻降**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銑曰劉淵以離石之卒攻破諸郡縣

撓亂也善曰干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二十餘年**

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曰河洛之

劉粲所破化成丘墟戎羯謂羌胡也二帝謂愍懷懷帝為劉曜所虜愍帝為劉

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紀曰何哉樹立失權託

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濟曰失權為樹立繼嗣失權

謂禮義廉恥也苟且猶曲從以為政也言晉二在於此也善曰管子曰不供

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漢

書王嘉上疏曰上下天作法於治天作法於亂誰能



救之良曰弊衰也誰能救之言不可救也善曰左氏傳曰渾軍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貪弊將若之何故于時天

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

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翰曰素習也離石縣名都尉官也散吏謂無所主當也善曰千寶晉武

紀曰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部都尉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

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

蜀之敵也銑曰弓馬士謂劉淵也驅走人謂王彌也先主孫權寇賊也烏合之衆謂無部分也言劉淵王彌不如吳蜀之敵遠矣善曰

曾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咋脫耒爲兵裂衣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

向曰耒農器也裳衣裳也言脫農器爲干戈裂衣裳爲旗幡皆非戰器也善曰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爲兵揭竿爲旗

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羊與

都如拾遺芥善本無芥字濟曰自下逆上謂臣伐君也非鄰國謂不

如吳蜀之勢也效象也擾亂也驅羣羊言易也二都洛陽



長安也拾遺謂如人遺草於地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撥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極

福二書曰高祖舉秦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之爲奴僕而猶不

獲良曰劉曜入洛陽殺吳王晏竟陵王琳其餘官僚僵尸塗路不可勝數善曰干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賁陵王其餘

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戶嬪妃主虜辱於戎立平山豈不哀哉翰曰虜獲也辱謂遭

戎卒所亂者也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官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出降以模妃劉氏賜胡張丰爲妻夫天下大器

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銑

大器天子之器也羣生萬人也畜養也攻害也言愛惡利害相傾是其常勢善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

臣奏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周易曰愛惡相攻而若積水于

防燎火于善本作原未嘗暫靜也向曰防隄也燎燒也靜息也善

畜流水之於尚書曰若火之於原器大者不可以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



競擾

濟曰言治天下之器者當用大道也言天下勢重不可以爭競安也擾安也

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

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

良曰言智王知不可

爭競安也扞亦禦也尸主也言禦災患為人之己不自主利者也

善百姓皆

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

翰曰上德謂古之賢王也生養浚取也言聖王布德養百

姓凡主取人以自養善曰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母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

是以感

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

銑曰感而應之謂聖德之王而人歸之也晨風鳥也林茂鳥歸之淵深魚趣之君有德則人附之此皆相感也善曰毛詩曰鴇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

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順乎天而亨其運應乎

人而和其義

向曰聖人應天順人隨運以和其義

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

威之

濟曰設禮文以防君子著刑書以威小人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詒子產書曰嚴斷

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



刑罰以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良曰諭曉也言勸示非

成其淫善曰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惡以曉百姓也善曰

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良知禁謝承後漢書曰朱儁宣國威靈審示禍福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

之故衆知向方翰曰求明察之人以為官人君厚慈愛之惠以堅固其心

聖哲之主明察之官惠信之長慈然後人知向正道矣方道也善曰左氏傳叔南曰猶求皆樂其生而哀其死善曰鵲冠子

死樂生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故君子小人各得

其分善曰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

其俗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

勤以信故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曾懷向曰篤厚也閭里門

善曰廉恥已見上注禮記曰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

害義濟曰言人被君之化見有危難則授命而死終不求生傷義也又況

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良曰干犯也紀綱也秦

末之時陳勝奮臂天下



響應而亂言人各守節義安可呼之以犯綱紀而為亂乎言不可也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響應其廣則

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謂政教有條理節度也膠固也言君布仁惠之基根深廣又不失理節則人心固結而不可遷也

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

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

刑以維持之也銑曰人心不遷故長久向曰言昔之累代有天下者中

善曰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故延陵季子聽

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

安危之本也濟曰吳公子季札封於延陵子者男子之美稱今連封而美

短之期也然樂則體人之情故聽之所以識安危也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

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

歌齊曰表東海者其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下善本

太公平國未可量也

作命



字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良曰姜姓也嫫后稷母名也后稷周之祖先播殖百穀以養人而天下皆蒙之

而文王武王承至仁之後故能成功而王者也

善故其詩曰思文后稷

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翰曰克能也言后稷有功能配天而食蒸衆也極中也言

衆民蒙播殖之教皆於后稷而得中

善曰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

中者言

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郇家室

銑曰實是也栗急成也言后稷教人播黍稷是

穎茂之盛而大成熟也郇后稷舊居堯以有功封之於郇使無變改家室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栗成熟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堯改封於郇就其家

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郇之豳身服厥勞故

其詩曰乃裹糒糧于橐

託于囊

向曰公劉后稷曾孫也狄人侵郇不忍使與鬪乃棄郇之豳豳戎狄

地名大曰橐囊小曰囊皆盛糧食之器也

善曰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

陟則

在嶽復降在原以處其民

濟曰陟升也嶽小山也降下也言人從公劉居者或升山或下原反覆重苦也



曰手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嘯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而升嘯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以至於大王王季父也戎翟

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良曰大王王季父也逼迫也

關也杖策猶拄杖也善曰莊子曰太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

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

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善本作西水善本許至于岐下言避惡早且疾

也率循也許水涯岐下岐山之下善曰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

避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際沮側也謂亶父避狄循際沮之水而至岐下

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銑曰周人

居豳人也皆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於岐如歸市善曰毛萇詩傳曰占

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而害人二

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

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

三年五倍其初向曰言所從者漸多善曰新序曰太王亶父止於岐下

其每勞來而安集之濟曰言以仁惠撫養所從之人而人安而集之勞

初來撫養也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



而能勞來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

乃宣乃畝良曰慰安止居也言安其居左右處之疆理界畔也時耕曰宣畝隴也言各安其業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

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者鄭玄曰時耕曰宣以至于王季能貺其德

音翰曰王季太王之子也貺猶繼也言能繼太王德政之音善曰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貺其德音毛萇曰心能制義曰度貺靜也鄭玄曰德

政應和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銳曰克

也言能明能善為君長始賜光大之德於子孫也載始錫賜也善曰毛詩大雅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

載始也始使之顯著也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向曰備具也舊德謂王季

之德也言文王脩王季之德而受命惟新者美也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太王國於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故其

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向曰翼翼恭

也聿遂懷來也言能恭勤遂來此多福善曰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兒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



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木內睦九族外尊事

黃耆養老之言以成其福祿善本有也良曰由此觀之謂已上事也仁及草木謂澤及行葦

也睦親也黃耆黃髮老人也言能親九族用黃髮之言以成福祿善曰毛詩行葦序文而其後妃善本作躬行

四教翰曰四教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是也善曰禮記曰占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立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

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

銑曰師傅女師傅母也澣濯洗浣之衣也煩辱謂脩女功之事以教天下為婦人之道使恭儉勤勞也善曰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葛所以

為締結女功之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事煩辱者也善本有也字向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言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

邦族又能正理於國家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立曰御治

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為正治於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

之上亦有純一之德濟口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又肅肅兔置施於中林趙武夫公侯腹心言能化之使有絜白純一之德



善曰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免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言賢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貞愛

勤終於逸樂良曰天保詩篇名以上下諸詩也內謂諸侯也言並以禮化中國采薇詩名外謂夷狄善曰毛詩六月序也鄭玄

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於善本有是字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

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翰曰言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二分屬文王文王猶事紂武王

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武王曰天命未可也言能以謙退之道而人歸焉善曰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

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

智伐獨失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

民和眾銑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也天下之人皆心離於紂故曰獨夫也名教謂號令也保安也謂安定大功以和眾也善曰蘇操

曰崇侯諧文王於紂曰西伯畀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



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明也大

武武王樂也容盛也雖有大武之功孔子猶曰未盡善也善曰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

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主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

衣食之事也濟曰遭變謂管蔡流言也陳列也謂列先祖之德於詩也農謂播殖之事女工謂澣濯煩辱也善曰毛詩七月序也

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

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良曰靜安也自后稷之本始於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德業至于文王始平之

以受命也十六王至武王也始居王位也十八王康王也克能也言積仁至此始能安理天下者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闕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

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

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

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密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戢翕公非高故其積

其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



善本有也字

翰曰節理謂以節度理人也恤憂隱微也纏綿遠也言文主結

善本根之遠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

成之也國語祭公

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

謀父曰勤恤民隱

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

安人

善本作民字

立政者其揆一也

銑曰言周上代有文有質雖其不同安人爲政度之一致也揆度也善曰文

質已見上文安人已見上文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

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

向曰烈盛也百王謂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盛急如此

蓋取天下爲己而不爲人也

善曰禮

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

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

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

濟曰多難謂四方未靜也桀微

也言務在用兵伐其英雄誅其傲慢以便當時是不及公劉脩仁恩也

受遺

善曰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乃多難尸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以固其國

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

良曰齊王芳明帝崩

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遣歸藩于齊太甲立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言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反位於亳也亳太甲都也善曰魏志



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高  
芳歸蕃于齊尚書曰太申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惠庸也

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翰曰齊王廢立高貴卿少髦後舉兵相府誅  
文主不克舍人成濟以戈弑帝崩於車也冲

童也昔周公攝成王政後復于明辟而高貴童昏不得如成王反明君之位  
善曰魏志曰高貴卿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

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潰騎督成倅弟濟以矛  
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惟子冲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辟 二祖逼禪

代之期不暇待三善本作  
參字分八百之會也銑曰二祖謂太祖文皇  
帝代祖武皇帝并言二

者但取其逼近也禪傳也既傳而取不暇如  
武王興兵而會諸侯也 善曰二祖景文 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

代者也又加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向曰言立  
根本急速

不如先代武王寡少也純厚也不二謂不二心之臣也 善曰  
景福殿賦曰武創元基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 風俗淫僻

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濟曰淫過僻邪  
也言風俗過邪

以尚尚為恥辱而人失所 良曰黜退也莊老放誕為德六經以莊老為本言  
學者皆尊放誕而退莊老 善曰干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尚無



為貴談莊老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善本作儉字 然曰虛

善曰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行身者以放濁

為通而狹節信翰曰時以放情濁行者為通而以節信為褊狹也 善曰

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為通文傳玄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

居正向曰苟且之容而進仕者則貴之居正直則見鄙惡 善曰當官者

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濟曰望空謂不識是非但望空署白而已恪

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量是以目三公以蕭朐之稱標上議以

虛談之名良曰言時名目三公皆蕭然自放朐爾無為名稱標著上議以

談也蕭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翰曰屢

道謂理人之道糾彈也言此二人論理道彈邪正時皆謂之俗吏善曰干寶

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



曰尚書郭啟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傳咸糾之尚書弗過其倚杖虛

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銑曰倚依也杖持曠大也謂虛談惑眾者依阿無心謂曲從不察言

如此之人皆負若夫文王日昊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

蓋共嗤黜善本作點字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向曰嗤笑黜辱詬恥也言文王仲山甫之

勤者皆共笑辱輕之如灰塵恥之以為病者善曰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

中側弗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鄭玄毛詩

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說文曰詬恥也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

貨欲善本從心字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濟曰言毀譽善

惡皆不知其實也慝邪也欲貪也選者不復為官擇賢為官者但擇所利而趣

善曰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寵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為官擇人反為人擇

官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良曰秉執鈞平軸重也言執權平國家重事則更兼

領十餘職善曰毛詩曰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

相寬鹽鐵論曰早水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事之失十恒八九也

善本無也字 翰曰要善也言大任者極其尊重皆少能錄人善政故機微之事多失也 善曰漢

書解故曰機事所摠號令收發胡廣曰機密之事

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

資次

銑曰言貴戚子弟皆不拘資次而超進 善曰崇讓論曰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

悠悠風塵皆奔

競之

善本有士字 向曰悠悠遠貌風塵喻穢俗也言久遠以來悉皆奔競勢利 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汙辱也晉諸

公讚曰人人望品求者奔競

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

銑曰言官雖多無有能讓舉賢人也 善曰孫卿子曰天

子千官諸侯百官吏記曰司馬季主曰試官不讓賢

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

良曰劉寔字子真疾時貪競著崇讓

論而時君不能省察 善曰千寶晉紀曰時禮讓未興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孫盛

晉陽秋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

子雅制九

班而不得用

翰曰劉頌為吏部尚書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為裴頠所駁事不見行 善曰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為

九班之制裴頠有所駁

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

銑曰傳長虞為司隸校尉前後執正彈糾百僚多不見從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勁直正厲果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

其婦女壯櫛織絳金皆



取成於婢僕

向曰櫛栢也織紵理繒帛也言皆委婢僕而爲之善曰

見下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

濟白絲治

麻也謂緝績也中饋謂祭祀之具言食祿之家婦人皆不嘗知此事矣善曰

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

曰乃生女子無非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

無儀酒食是議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

有黷亂上下

良曰禮男三十而婚女二十而嫁先時不依禮而早婚娶也夫父曰舅夫母曰姑反易剛柔謂陵夫之政媵亦妾類黷亂

上下謂不恭也

善曰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

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父兄不

弗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

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

翰曰不罪不非俗以爲是也四教四德也貞順者婦人之志行也言爲淫逸妬忌天下且



不以爲非禮況責脩德行以輔佐君子者乎善曰四教已見上文列女傳宋鮑丈宋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

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

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銑曰鑿契鑿也言禮法刑政既壞欲望爲理其猶構

室而去鑿契積水而決隄防畜火而離薪燎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矣國之將亡本必先顛

其此之謂乎向曰謂禮法刑政也顛墜也善曰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故觀

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善本無也字濟曰阮籍放蕩不依禮法代以爲達人則

知禮教崩弛也弛廢也善曰干寶晉紀曰阮籍宏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察庾純賈充之爭善本作而

見師尹之多僻良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故後也俗傳純祖先爲五伯

充之先爲市魁故以此言相答也師尹大臣也辭不正也善曰干寶晉紀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

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爲伍伯考平吳之功而善本無知將帥之

又曰充之先爲市魁故以戲答



不讓

翰曰左校也王渾與毛密平吳爭功更相表奏則知將帥不讓也善

潘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豐饒

悟覺也御史大夫郭欽上書言戎狄彊橫歷世為患今西北方戎狄雜居恐百

代之後為患宜及平吳之功以復上郡帝不許言思此謀則覺戎狄為豐饒善

曰千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彊橫歷古為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

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

地西河安定復上郡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傳玄

置馮翊平陽帝弗聽上書云使天下無復謀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日也上嘗顧謂劉毅曰朕方

漢之何如主對曰相靈也曰朕克己為理方之相靈不亦甚乎對曰相靈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則知百官邪僻也善曰千寶晉紀傳玄上書

錢入公府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則知百官邪僻也善曰千寶晉紀傳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

又上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相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尅己為治方

之相靈不亦甚乎對曰相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

若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章奏曰臣以貨賂流行

也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章奏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文曰魯康字元道南陽人



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部大鼎于宋 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

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用之

才守文之主治之也

良曰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守文謂守常平理代之主善曰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

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

翰曰平王之時辛有適伊川見被髮

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吳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人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善曰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

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范燮必為之請死

賈誼必為之痛哭

銑曰范燮以君剋敵無禮乃使祝宗祈死賈誼上疏云享國家之事可為痛哭者一也善曰左氏傳曰

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為痛哭者一也

又況我惠帝以放蕩

善本作蕩字

蕩之德臨之哉

向曰晉室禮樂崩壞賈后肆虐於六

且猶不濟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而臨之乎善曰惠帝已見王征賦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故賈后肆虐於六

賈后肆虐於六



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

人之惡乎

濟曰賈后惠帝后肆縱虐殘也六宮中官也言六者取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妹也相助為妬忌姪亂事也言晉室不道而

致敗壞豈獨繫賈后一婦人也

善曰干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

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子或以手戟撻之子隨刃墜又曰

壽妻賈午

懷帝承亂

善本有得位羈於彊臣

良曰承亂謂繼惠帝之亂也羈束也

彊臣謂東海王越也

善曰干寶晉

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

懷紀曰太傅東海王越搃兵輔政

翰曰洛陽傾覆秦王業避難於許豫州刺史閻鼎立以為主後遷於長安也言

徒廁天子之名而無天下之重也

善曰干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

密南趣許潁豫州刺史閻鼎

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

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

能取之矣

銑曰去謂去晉室也雄謂有威之稱

善曰孟子曰五

然懷

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

向曰載年也嘉禾瑞穀也南昌郡名

善曰

懷帝生毛詩曰文王初

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

濟曰望氣者謂占候之人



人也豫章郡名 善曰干寶晉紀曰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良曰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

諸王也迭更興起也 善曰毛詩曰維予小子未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者用事

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翰曰惠帝立愍懷為太子賈后無子廢太子矯

詔而殺之武帝子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章度封成都王拜屯騎校尉趙王倫篡逆章度謀舉義兵迎天子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驕矜士度攻

冏縛於帝前河間王顥欲廢天子立成都王士度與戰遂為顥所誅言此數王俱有權勢而卒見誅戮豈非命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為皇太

子賈后無子妬害滋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憲害太子趙王倫酖殺賈后帝詔謚適為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

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下車受詔遂害允

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暉立穎為皇太弟張方廢穎歸蕃遣甲徵殺之於鄴又曰又字士

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相攻冏敗縛至上前未叱左右斬之而懷帝河間王顥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誅又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

以豫章王善曰干寶晉惠紀曰詔豫章王熾為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崩謚曰孝懷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



劉向文

善本作之字

作

讖云滅工之後有少而

善本作如字

水名者得之起

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

善本得下有其字

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

善本有也字

得位於長安

善本又有長安字

固秦地也

銑曰讖驗也謂驗於前事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南陽王為右丞相是得朋也

善曰于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為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為秦獻主後皇帝崩太子即位於長安崩謚曰愍皇帝而

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

善曰于寶晉紀愍帝詔琅

邪王叡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臧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為秦王非也

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潭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

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

向曰徵祥謂讖與嘉禾也皇極謂大中之道也建立也禍辱及身謂被劉聰所虜也善

曰皇極已見上文

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者也

善本作乎字濟曰帝天也言豈天於我懷素有心乎何其先降祥瑞而速滅亡哉應由人不能弘道善曰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



心淳耀之烈未渝故太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良曰黎為高辛

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昌盛也列業也渝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子業未變故太命再集於東晉也善曰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宋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敷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

###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

翰曰配至尊名為皇后后君也明為海內小君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

善本作女御

以備內職焉后正

位宮闈同體天主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

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

司

銑曰夏殷以上略其禮制不載此文向曰闈宮中門也四教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序理也言此百二十員布官分事各有典掌頒布務事也



善曰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立曰帝嚳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書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

# 女史彤管記功書過

濟曰皇后有女史之官彤管赤管筆善也曰毛詩曰靜女其變詒我彤管毛萸曰古

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

良曰保養也阿倚也所謂養母及倚之以為法則者而教訓之環珮玉為之以節行步善曰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

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隨車碎考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國必乘安車輜輶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今立車無輶非敢受命

也曹木家曰王進賢上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

翰曰后如之德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哀思也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使不淫其色也善曰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



究思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銑口皇后主陰政也內則篇名主教婦人法則也善曰

文帝典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官佐宣陰教事脩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閨房肅雍險詖善本作不行

者也向曰肅敬雍和也險詖謂不行險詖私謁之心善曰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

心故康主晚朝關雎作諷軍后晏起姜氏請儔惟詩國

風之首諷刺后君儔過也康主晚朝內人誦關雎詩以刺王軍主晚起姜后待罪於永巷曰晏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善曰列女傳曰

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周之康主晏出朝關雎預見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及周室東遷禮

序凋敝諸侯僭縱軌制無章良曰東遷謂平王東遷洛邑言王室微弱諸侯無尊卑之別章別也

善曰史記曰平王東徙維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翰曰齊侯好內嬖如

曰左氏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羸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羸生昭公密姬生



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卒有寵於衛  
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  
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晉獻升我女為元妃  
鉏曰晉侯欲以驪姬為夫人驪

姬戎人之女元大也  
善曰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為夫人太卜之不吉筮  
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  
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  
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太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  
子奔新城  
終於五子作亂豕嗣遘屯  
向曰五子齊相公五子也桓公

自縊而死  
姬諸太子申生奔於新城自縊也豕長遘遇屯  
爰逮戰國風憲念薄  
難也善曰五子齊武孟等豕嗣晉太子也

適情任欲顛倒衣裳  
濟曰爰於逮及也戰國謂周秦之間也憲法愈  
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  
益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刺為淫亂失明

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  
暗之節善曰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以至於破國亡身不可勝

官備七國爵列八品  
良曰以亂寵愛亡國亡身者不可勝數也地  
也防備也言皆  
發備重色之所由發之時并



六國兼秦七也多自驕大備置內之數八品謂皇后妾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善曰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

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漢興因循其號而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

婦制莫釐力之切翰曰漢因秦號內制皆循理釐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高祖帷薄不

脩孝文衽席無辨辨統曰帷薄謂閨房也謂幸戚姬而輕高后也文帝慎漢書曰高祖時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者大臣坐

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漢書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柏子新論曰文帝

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然而選納尚

簡飾玩少華善本作飾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

庭三千增級十四向曰簡少也武武帝元元帝也言至二帝更增淫逸之費掖庭官名三千宮人數也武帝置婕妤好姪娥容

華充衣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通前八品為十四善曰班固漢書妖倖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好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

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倖濟曰言妖麗取毀敗王政符



亂國之迹者前  
漢史詳悉矣

及光武中興斷雕為朴也

良曰言斷斫雕鏤却為朴素善曰漢書班固曰漢興

破觚為圓斷雕為朴

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

十斛又置美人宮人彩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

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士

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善本作以字

上二十以下

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

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

翰曰筭計也謂計人口多少聘問納取也詳審淑善哲智也善曰應劭風俗通曰絲女

按采者擇也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士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邪有法相者載入後宮

明帝聿遵

先上自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閭之言權

無私偏之授可謂矯其弊矣

銑曰令善閭門限也言后妃之權無沉溺政教而授與者矯正也可謂正



前後之弊也善曰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謂因

明帝之法編為甲令善曰如淳漢書注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

休哉濟曰制法貽遺歟其休美也言作后妃儉約之法雖御已有度

而防閑未篤良曰篤固也言明帝御已雖有節度為防禁不固故使後代變奢麗也善曰毛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

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翰曰授與也言章帝之時漸以色與寵幸

諱烜顯宗第五子也烜丁達切恩隆好合遂忘清蠹自古雖主幼時難善

作艱王家多譽委成家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

斷割重器銑曰好合謂志意合也清蠹蠹家宰大唯秦羊爾

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曰

羊太后襄王母穰侯秦相魏冉也嬴秦姓善曰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趙人姓羊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



王家魏人范曄說秦昭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紀

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

濟曰仍因謬誤也外立謂非正嫡也四帝謂安帝桓

帝靈帝和帝也六后謂鄧太后閼木后竇太后章德竇太后梁太后何太后

六后皆執權勢立閼弱之主臨朝稱詔卒見亡滅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安

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臨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

閼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主子北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

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養解濟學侯相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

又曰章德竇皇后加帝即位太后臨朝和帝崩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

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相思竇皇后立靈帝太

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

辯即位太后臨朝莫不定策帷亦中委事父兄貪孩童重以久

董卓遷於永安宮

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路

於雲臺之上家纓纒紉於固犴之下

良曰亦帳也孩童小兒也言皆貪父長執

政故立小兒為帝抑却也任重謂任國事悠遠也享利之深則禍敗速至謝朓曰

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纓纒也纒黑索也紉



學也固守獄名善曰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如有霧

之突坐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

罪也毛詩曰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

宜行宜獄連足也軛車轅也連足繼路以喻專權覆亡者多也赴蹈謂奔競也言奔競勢

利不上卒至焦爛也善曰運命論曰前鑒不遠覆車繼軌車隱晉書曰劉

尚貨繼路輦康與山車源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素山松後漢

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焦爛也終

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銑曰陵夷微也淪亡滅也神寶喻國位也

土崩史記作陵遲漢書哀帝詔曰詩書所嘆略同上揆向曰詩云赫赫

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詩書所嘆略同上揆宗周褒姒滅之

書曰牝雞之晨唯家之索言此嘆與漢略同一理耳揆理也善曰毛詩曰故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萇曰威滅也尚書曰古人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考烈善本作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

號者並列乎善本作篇濟曰行迹謂所行之事正號謂嫡后其以恩私追尊非當

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



所見係

善本係上有則

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良曰追尊謂生非經奉宗廟祭祀而

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后之事也係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繫皇后而追之續繼也謂繼前漢外戚傳也善曰私恩謂相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第四十九